

◎ 石钟山影视原创小说系列之四 ◎

黄金时间 强档推出

石钟山 ● 著

幸福 像花样 灿烂

xingfuxiang
huayangcanlan

蓝天出版社

◎ 石钟山影视原创小说系列之四 ◎

幸福
像花
样
灿
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幸福像花样灿烂/石钟山著. —北京: 蓝天出版社,
2003. 10

(石钟山影视原创小说系列; 4)

ISBN 7-80158-320-5

I. 幸... II. 石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2444 号

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兴路 14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843)

电话: 66983715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

889×1194 毫米 32 开本 9.75 印张 236 千字

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

定价: 18.00 元

石钟山影视原创小说系列之四

幸福像花样灿烂

石钟山 著

蓝天出版社

我的文学观(代序)

石钟山

由蓝天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四本影视原创小说自选集,是我近几年来的一次集中展示。书中包括了我的九部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小说。按理说,一个作家有这么多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一定有着偶然因素,但我想更多的则是必然的一种结果。

首先,影视作品注重的是故事性,有了一定的故事,再加上其文学性,也就是鲜活的人物和文学的命题,自然会得到更多观众的喜爱。也就是说,一部成功的影视作品离不开文学的支持。影视制片人经过十幾年来的生产制作经验,已经意识到剧本在一部戏中的重要性。另外,我的创作主张是一定要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当代性。任何一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的读者接受,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试想,任何一部文学名著,不论中外都是首先有较强的可读性之后,才一代代地流传下来,然后才是不朽。假设一部作品的出版,只有一小部分人在看,又怎么能流传下来呢?难以流传下来的作品,又何谈名著呢?

说到当代性,我指的并不是作品不能去写历史,只写当代。不管写历史还是写当代,作品所呈现的当代性取决于一个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,这种态度就是审视生活的视角。怎么对待生活和情感,只要具有当代意识去关照作品中的人物,作品的当代性就有了延续,这种延续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性。

人情、人性是永恒的,只要把人物的命运写到位,他(她)符合某种文化环境内的行为规范,那么作品便是人性的,也是人情的

现在的社会发展很快,但传统的人情和人性永远不会落伍。因为我们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,这种关系的支撑靠的就是人情人性。人情人性写到位了,作品自然就会走进读者的内心,也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你的作品。

我要强调的一点是,这种人情人性是主流的,而不是变态的或极端的。我承认这种感情有,但它代表不了当今社会情感的主流。

作家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,唯一有区别的就是这份职业。这份职业让作家承载了多种情感和人性的拷问。所以说,作家是幸福的,也是不幸的。只要能让更多的人幸福快乐,作家的幸与不幸也就是小事一桩了。

2003.4.2 于北京

目 录

我的文学观（代序） ☐ 石钟山

影 视
小 说

- 1 ☐ 幸福像花样灿烂
46 ☐ 红 颜
89 ☐ 公务员高松
117 ☐ 爱你一回
164 ☐ 有个女孩叫朱美
184 ☐ 流浪青春
228 ☐ 等待爱情
242 ☐ 俗人男女
254 ☐ 机 关

幸福像花样灿烂

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，那一年的深秋，军区文工团舞蹈演员杜娟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
那个深秋，某一天的中午，杜娟收到了两封男性来信，这两个男性她都认识，而且说来还相当的熟悉。

第一封是文工团白扬干事来的，他在信里这么写道：

杜娟你好：

不知道晚上有没有时间，我在排练厅等你，有话对你说。

此致

敬礼！

白扬 即日

另一封是军区文化部文体干事林斌写来的，他在信里这么写道：

杜娟：

我这里有两张文化宫的电影票，是你最爱看的话剧《春雷》，如有时间，在你们东院的西门口等你，时间是六点半。

此致

敬礼！

林斌 即日

杜娟在这天中午一下子就收到了两封男性来信，她觉得自己要发生大事了。这两封信她是拿到厕所里看的，只有厕所里才不被人打搅，没人看到她脸红心跳的样子。看完这两封信，她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，呆呆地蹲在厕所里。在这期间，同宿舍的大梅到隔壁的厕所里去过一次，她知道杜娟就蹲在一旁，大梅完事之后，敲了敲挡板道：杜娟，怎么还拖拖拉拉的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是不是“老朋友”来了？

杜娟含糊其辞地应了一声，大梅走了，杜娟仍蹲在那里，她要一个人好好地想一想，这究竟是怎么了？

杜娟二十一岁了，她到部队已经九个年头了，她是十二岁那年被部队特招来的文艺兵。那时，她在老家那座城市里的文化宫里学舞蹈，说是学舞蹈，无非是练一些基本功，弯腰、劈腿、把杆等等。那年，军区文工团到各地去选舞蹈学员，他们一下子就看上了她，还有大梅。那时，能到部队当兵，尤其是女兵，没门没路子的连想都别想。因为部队招的是文艺兵，还是要考虑特长的，于是杜娟便成了一名文艺兵。接下来，杜娟就开始了部队的学员生活，这种生活一直持续了五年，五年不算长，也不算短，杜娟终于合格毕业了，现在成了一名排级职务的舞蹈演员。她感到生活幸福又美好。

她现在已经是干部身份的舞蹈演员了，也就是说，不管她以后跳好跳坏，能不能吃跳舞这碗饭，她都将是名部队干部。也就是说，她进了保险箱，不管以后在部队还是在地方，她都将是名干部。干部和一般的群众比，天上地下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二十一岁的杜娟这种优越的心理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，许多和她一起成长起来的学员，都有这种优越感。她们当学员时的那种努力、刻苦、勤奋等等，在她们成为干部演员后，都大打折扣。这一点可以从她们的体形上清楚地看到。她们胖了，

先是脸圆了，然后是腿，以前细细瘦瘦的腿，变得饱满了，然后就是胸，坚挺瓷实。

这一变化，最突出地体现在她们吸引男性的目光上。她们还是学员时，走到哪里，都会吸引来一片目光，那些目光是新奇的、惊叹的。因为那时她们还小，这么小，这么漂亮的一群小姑娘，穿着军装，肯定是突出的，卓尔不群的。于是缭绕在她们周围的目光是惊奇和羡慕的。现在却不同了，不管她们是集体还是一个人，只要出现在公开场合，她们都会把男性的目光牢牢地吸引到自己身上。那是男人欣赏女人的目光，她们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了周围这种目光的变化。于是她们挺胸抬头，用灿烂的表情和丰富的身体语言来迎接这种男人的目光。

她们这一茬舞蹈演员，刚二十出头，花季芬芳不能不吸引众多的年轻男性的目光。但是他们也是有自知之明的，这些女孩子他们是得不到的，只能远远地欣赏。在这之前，那些文工团的女孩子大都嫁给了有头有脸的男人。这些男人大都是父母在部队工作，自然都是首长一级的人物，孩子们自然也就有了头脸，先是参军，最后是入党、提干，然后调回军区，在机关里当参谋或干事，他们选择女朋友的目标，首先瞄准了文工团的女孩子们。只有这样，才门当户对，况且又是近水楼台，他们得不到还有谁能得到？

杜娟这拨女孩子，早就被众多首长的儿子们物色上了。有的已经挑明了，大梅的男朋友就是军区后勤部长的公子，这个公子现在在司令部作战处当着连级参谋。现在每个周末，那个王参谋都要到文工团里来接大梅。两人说说笑笑地走了，去后勤部长家。

大梅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，杜娟都睡了一觉了，大梅回来之后仍然是兴奋的，她不断地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杜娟蒙眬着眼睛去厕所，借着走廊里的灯光看到倚在床头的大梅仍大睁

着眼睛。

杜娟就很不理解地说：都啥时候了，还不睡呀？

大梅就说：睡不着。

杜娟就说：那个王参谋对你好么？

大梅就潮湿地说：好。

杜娟就不说话了，大睁着眼睛望着黑夜，想像着是哪种好法。

大梅又说：王部长在催我和小王结婚呐。王部长自然是小王的父亲。

杜娟的心里就动了一下，然后就说：结婚有房子吗？

见杜娟这么问，大梅就胸有成竹地说：王部长说了，结婚就住在家里，他们家房子多的是。

杜娟这才想起王部长住在西院首长区的一片小楼里，那是一幢二层小楼，独门独院。王参谋是王部长最小的儿子，上面有姐姐和哥哥，哥哥姐姐早就成家另过了。王部长现在只有一个儿子在身边，住房自然不成问题。

杜娟暗自就羡慕大梅，觉得大梅找了一个中意的男朋友。

两个男人的爱意同时击中了杜娟，那个深秋的中午，杜娟捧着两封男人来信，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二

文工团干事白扬长得一点也不白，可以说有点黑，原来在基层部队当排长，后来父亲先是当上了军区文化部的副部长，当副部长时便把白扬调到了文工团当干事，文工团隶属文化部领导。后来白扬父亲又当上了文化部的部长，师级干部。白扬整日里就显得很优越，在文工团工作，每日里和演员们打交道，又是年轻人，正是追女孩子的时候，身上的故事就很多。

白扬调到文工团不久，据说先是和话剧团的“小常宝”谈过恋爱，《智取威虎山》被话剧团改编成了话剧，演过“小常宝”的女孩子也姓李，那一年才只有十八岁，梳两条长辫子，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。自然是白扬先追求“小常宝”的。前一阵子，“小常宝”刚写过入党申请书，白扬干事就三天两头找“小常宝”谈话，两人选在白扬的办公室谈，后来就在文工团的院子里谈，当时的季节是春天，杨树吐绿，到处显得生机勃勃，白扬背着手，带着几分领导作派，“小常宝”把手插在裤兜里，样子天真而又幼稚。白扬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，样子激动，“小常宝”半低着头，一条辫子在前，一条辫子在后，满脸羞怯的神情，两个人的样子成了那年春天文工团一道最通俗的风景。

后来两人又形只影单起来，“小常宝”在那一段时间人变得痴呆起来，有时站在一个地方好久不说一句话，就那么呆呆地望着，眼前并没有什么，但她仍痴痴呆呆地望着。不久，人们才知道，白扬和“小常宝”散伙了，白扬又和一个唱歌的女孩子谈起了恋爱。人们便明白“小常宝”为什么痴呆了，那一阵子，天真活泼的“小常宝”不见了，只剩下一个恍惚的、脸色苍白的小李。不久，“小常宝”提出了转业，再也没有出现在话剧团，听说转业手续什么的都是她哥哥来办的。人们不知道白扬和“小常宝”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白扬和唱歌那女孩子，恋爱似乎是有始没终，两个热乎了一阵子又热乎了一阵子，最后也不了了之了。白扬和唱歌那女孩子倒没什么新故事，只是那女孩子调到了南方一个军区，她老家在那。又一个女孩子在文工团消失了，似乎和白扬有关，又似乎无关。

白扬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文工团的每个角落，凡是有女孩子的地方便都有白扬的身影。白扬是最后把触角伸向舞蹈队

的，据大梅透露，白扬曾向她发出过求爱的信号，那时王参谋还不认识大梅，大梅也曾赴过白扬两三次约会，第一次是谈话，第二次是去看电影，第三次去公园，从公园回来的那天晚上，梳洗过的大梅脸红红地躺倚在床头冲杜娟说：我谈恋爱了。

杜娟就吃惊地说：和谁？

大梅两眼放光地说：白扬。

杜娟就有些吃惊地望着大梅说：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。

杜娟在这方面可以说反应比较迟钝，文工团青年男女一有谈恋爱的迹象，马上会作为头条新闻传遍整个角落，最后一个知道的一定是杜娟。按现在人们的说法是，杜娟的情商有些低。八九岁开始学习跳舞，十二岁入伍，她只对跳舞感兴趣，除此之外，一切她都是很迟钝，每日里笑呵呵的，谁说的话，她都相信，跟她说完了，与自己无关的，不出第二天一定仍在脑后。因此，杜娟和大梅比起来显得单纯，单纯得有点没心没肺。大梅的事从不回避杜娟，包括第一次来月经这样羞于出口的私事。大梅只把杜娟当成一只耳朵，听过也就听过了。

那天晚上大梅便把自己初恋的幸福说给杜娟听。大梅说：白扬摸我这了。

说完用自己的手摸了一下左胸。

真的？！杜娟此时面色绯红，仿佛白扬摸的不是大梅而是自己。

如果王参谋不及时出现，也许大梅真的会和白扬有什么故事了。这时王参谋及时出现了，大梅和王参谋是经人介绍认识的，和王参谋见过一次面，又去了王参谋家里一趟之后，大梅当即做出决定，彻底和白扬断了往来。那一阵子白扬很是失落，他天天绕着舞蹈队的宿舍楼转来绕去的。王参谋正在和大梅热恋，只要王参谋一下班，便急三火四地来到文工团接太

梅，那时他们把业余时间安排得丰富多彩，轧马路，逛公园，看电影，两人走在一起的身影，亲密而又幸福，白扬躲在暗处火烧火燎地看着眼前的幸福一对。

大梅投入到王参谋的幸福怀抱之后，曾和杜娟有过一次对话。

杜娟说：白干事人也不错的。

大梅说：王参谋人更优秀，他是搞军事的，以后比白扬有前途。

杜娟又说：白扬的父亲是文化部长，管着咱们你不怕？

大梅也说：杜娟你不知道王参谋的父亲是谁吧，他是后勤的王部长，军区常委，比白部长大好几级呢，我还怕白部长给我穿小鞋。

杜娟这时似乎才明白大梅为什么会舍近求远，这么快投入到了王参谋的怀抱。从那以后，白扬干事果然没再纠缠大梅，他只能远远嫉妒地看着。大梅的幸福便轻车熟路了。

在这之前，杜娟做梦也没想到白扬会给自己写信。杜娟没写过入党申请书，平时她只出入宿舍和练功房，要么就下部队去演出，文工团办公楼她很少出入，偶尔去开会，也都是和大梅等人结伴而去。以前她只远远地看过白扬，那是一个长得很结实的小伙子，要说了解白扬的话，都是从大梅嘴里得知的，包括当年和“小常宝”谈恋爱，又和那个唱歌的女孩子有来往，一直到最后白扬摸了大梅那个地方。总之，她对白扬的了解是抽象的。

大梅对白扬的评价是这样的：白干事很有激情，就像钻进女人肚子上的蛔虫，他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。他干的事你觉得都蛮舒服的。

那时杜娟就想，大梅一定是想让白扬摸了，白扬才摸的，要不然大梅不会说这种话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白扬经常到舞蹈队的练功房里去转一转，背着手很悠闲的样子。舞蹈队的队长也很尊重白扬，毕竟是文工团机关的，况且又是白部长的公子。队长每次见到白扬都热情地打着招呼说：白干事，有什么指示？

白扬就挥挥手说：什么指示不指示的，随便看看。

刚开始，队长以示对白扬的尊重，总要在白扬的身旁站一站，说些客套话，白扬就说：你忙，我就是看看。

队长就走了。白扬就从这间练功房走到那一间。练功的时候，女队员在一间，男队员在一间，白扬看男队员练功时，神情是马虎的，草草地看了，就来到女队员练功的房间。女队员练功时，穿的都很少，练功衣裤都是紧身的，显得胳膊是胳膊腿是腿的。在白扬这种男性的注视下，这些女队员很不好意思，脸自然是红了。白扬似乎也觉得有什么不妥，看一会儿就走了，第二天仍然来。

杜娟要说和白扬有什么接触的话，就是在不久前的一次食堂里。

杜娟打了饭坐在一个空桌前吃饭，白扬端着碗走过来，坐在杜娟的对面。杜娟因为对白扬不熟，只和他点了点头。

白扬似乎对杜娟了如指掌。白扬坐下就说：杜娟，你怎么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呀？

杜娟红了脸，前面说过，杜娟是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，她只对跳舞精通，别的事她都搞不明白，她更不知道入党和跳舞有什么关系。

杜娟红了脸，说不出话来。

白扬又说：你们舞蹈队的人，差不多人人都写了入党申请书。

杜娟这才说：她们是她们，我是我。

白扬就说：你要提高自己的认识，找个机会我和你谈谈。

说完这话之后，白扬端起饭碗就走了。今天她接到白扬的信，她不知道是不是和她谈入党的事，要是这个事，白扬完全没有必要写这封信，他可以打个电话通知她，几点到他办公室去。

那不是这事又是什么事呢？

三

如果只收到白扬的一封信，杜娟就不会这么犯难了，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赴约，不管白扬谈什么，她都会感到很高兴，甚至会感到幸福的。

偏偏在这时，林斌也来了封信，他约她去看话剧。《春雷》这场话剧她在不久前曾看过，是文工团组织看的，她很喜欢。《春雷》里那个青年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她。她记得看《春雷》的时候，林斌就坐在她旁边，因为自己入戏了，她甚至忘记了周围人的存在，她用手帕不停地去擦眼泪，主人公的命运让她担惊受怕，她双手死死地抓着身体两旁的扶手，直到戏演完了，灯亮了，观众热烈地鼓掌，她才清醒过来，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冲林斌吐了一次舌头，然后她慌慌地随人流向外走去。直到走到停车场，他们排着队上车，林斌才在她身后问：喜欢《春雷》吗？

她没敢回头，在灯影里她使劲地点了点头。那天回来的路上，林斌就坐在她的后面，她没回头，但她感受到，林斌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自己，她的脸颊也因此热了一路。那天晚上她失眠了。

林斌是军区文化部的文体干事，平时和文工团打交道很多，军区舞蹈队不管排练什么节目，事先一定要报机关审查的，林斌分管文体工作，每一次报告总是最先报到林斌那里，

然后林斌就代表组织到文工团来，先找领导了解情况，最后找到这个戏的主角问一些情况，他每次都很认真地将了解到的情况记到小本子上，回到机关后，再把他了解到的情况汇报给领导，最后是白部长在汇报上画圈，不久，一份红头文件就下来了，上面说同意文工团这个节目的排练。

节目排练了一阵子，文化部的领导就亲自审查了，林斌自然也在其中，仍拿着那个小本子，文工团上上下下又认真准备了一通，团长、白扬等人也跑前忙后，一千人等看完了排演的节目，每次都会有些意见，先是领导们说，林斌不停地记录，到最后林斌也会说上几句，话语轻淡淡的，他总是在强调领导曾经说过的话，领导没说过的他从不多说一句，然后合上本子，恭恭敬敬地望着领导，等候领导的最后指示。

林斌在这种场合下，总是显得很文静，脸也长得很白，一点也不像白扬。他和白扬很熟悉，每次到文工团来，他都要和白扬说笑上一阵。

杜娟有一次排练了一个双人舞，节目审查的时候，林斌也来了。刚开始杜娟还能一心一意地跳舞，不经意间，她的目光和林斌的目光对视在了一起，林斌正专注地望着她的眼睛，不知为什么，在余下的动作里，她总是走神，一连出了好几个错。节目完了，她连头都不敢抬，坐在一旁，领导说了什么，她一句也没有听清楚，耳旁轰响成一片。直到领导起身离座了，林斌走过她身边时，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肩，说了声：你跳得不错。这句话她听清了，不知为什么，那一刻她直想流泪。

她和林斌的接触，差不多就是这些。没想到的是，林斌会在这时，给她写来这样一封信。

杜娟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件头等大事，她在厕所里，把两封信左看了一遍右看了一遍，仍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，到底该怎么办。她下定决心，向同宿舍的大梅求助了，她相信大梅，天